聖門十六子書

述聖子思子傳

述聖子思子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爲人剛毅好學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者子孫不修將忝祖父乎抑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聞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初夫子傳道曾子子思從曾子受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父師之意窮性命之原極天人之奧作中庸一書以詔來世

魯繆公亟見于子思欲以爲國相子思嘆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日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繆公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苟君

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教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與也勃矣公曰善然不能用子是去魯之齊會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己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在衛貧甚而自若褞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焉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于溝壑伋雖貧不欲以身爲溝壑也衛人釣于河得鰥魚子思問何以得之對曰

吾釣垂一紡之餌鰥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子思反于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衣錦紛華所服不過溫

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胡毋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非大也凡所以求容于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吾弗敢矣卒年六十有二自漢唐以來中庸一篇列于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爲四書乃以崇宗崇寧元年封爲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端平二年詔以子思升祀堂上列于十哲之閒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

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闕里誌

閒居請齊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宋高宗贊

文獻考云史記稱子思年六十二歲今考先聖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子思生於先聖未卒之先而受敬禮於穆公即位之後核之年歲殊不相合或以六十二為八十二之誤意者其或然乎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記問

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

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

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雜訓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

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

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

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

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

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

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

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

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

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

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

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

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

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
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
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
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
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
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
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

不以權教故立制爲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

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分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

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
彼徒思德之不卲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
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
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
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廵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
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

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

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

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

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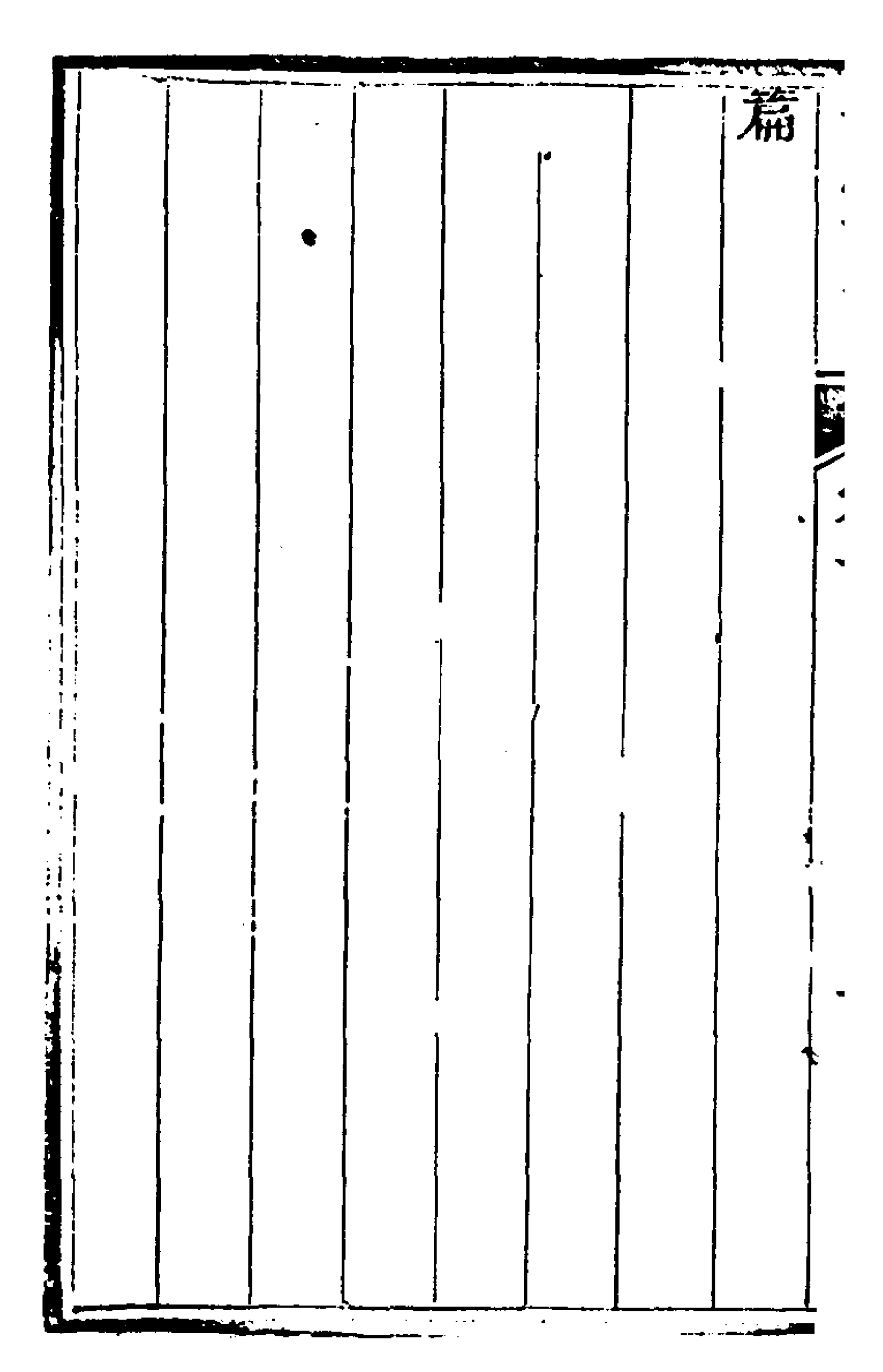
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嚳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

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

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奥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


稿

崇川馮雲鵷校刊

巡狩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連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

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生之
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
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
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淸道而
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
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
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
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

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謡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

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狩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王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公儀

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問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

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

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

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日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修子思弗爲受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絶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

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與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

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

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

然為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

胥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疵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

服以葚既葚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爲人

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
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
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
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
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
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
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

曰必用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衞國非無
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
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
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衞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
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衞君乃胡盧大笑曰
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
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
衞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

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因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害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

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臯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

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淸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

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
商紂斮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
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
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
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
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
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

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葢為賓主之饒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

公子之盛言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

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

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補遺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

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邱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以上二條見說苑

孟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文獻通考

子思子曰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說人不能使人必說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

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荀息是也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也

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以上八條見馬總意林

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

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 以上二條見徐幹中論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 文選注

謹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常困於宋子思作中庸而孔叢子以爲中庸四十九篇今所存於小戴記者中庸一篇然則書之散失者多矣茲從闕里新志列本傳於卷端取孔叢子記問以下至抗志六篇分爲二卷又採馬氏繹史所載爲補遺一卷非敢以質高明聊爲肄業者先河後海之一助云爾

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子思子書　　　　　　　　祟川馮雲鵷校刊

附錄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繝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繝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韓非子

漢王充論衡云龐撊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

子非之以為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為操止象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為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檷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

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

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爲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呂氏春秋

毛氏中庸說云中庸一篇漢劉向輯入禮記中而馬融鄭康成編之爲四十九篇之第三十一舊傳爲子思作唐陸德明釋文謂孔子之孫子思作此以昭明祖德是也但其書舊已專行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中庸講疏一卷爲梁武帝所撰今不可考矣特

當時輯經者曾抽大學中庸二篇并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合稱小經而有宋因之遂改名四書然自鄭氏註大中何晏作論語集解趙岐註孟子外無有作四書傳者惟朱子元晦撰大中二傳名爲章句叉作論語孟子二傳別名爲集註原分兩書自元仁宗朝剏入比法用朱子章句取士直刪去禮記中二篇而僅存其目且合朱子章句集註爲一書而於是舊文舊傳皆茫然焉

毛氏大學證文云此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也舊

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樂記河間獻王諸生所輯若大學舊亦稱爲子思作則見鄭端簡古言與唐氏奏疏有曰虞松校刻石經于魏表引漢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于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亦指爲子思之書第鄭註不言而孔氏正義亦未明指則尚未敢信耳若止菴

楊氏作大學四體文有云賈逵數語在他書所載有之亦傳聞偶爲之言夫不信其書則已矣旣曰有之又曰偶爲之言則明代去漢甚遠何以知逵爲傳聞爲偶言此仍是憑虛逞臆之語豈好學君子所宜有焉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述聖子思子墓在先聖墓南相去數十步墓前有碑鐫沂國述聖公墓

述聖子思子中庸書院在鄒縣南門外即孟子受業處也明宏治十六年詔以衍聖公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祀事從衍聖公聞韶之請也每歲春秋博士赴鄒縣書院主祭

述聖子思子祠在鄒縣南門暴書臺側元元貞中縣尹司居敬建榜曰中庸精舍堂曰淵源肖子思孟子像祀之嗣縣尹宋璋建講堂於淵源堂之後題曰率性齋舍廚庫具備請於朝名爲中庸書院至正四年縣令鄧彥禮重葺郎書院爲子思祠明嘉靖三年縣令張時黴續修增建愼獨齋又建修道堂明萬歷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又修易修道堂爲景賢堂

祠制南爲櫺星門次祠門中爲正殿三間殿內祀

述聖子思子以孟子配左右齋舍各三間後爲率性堂五間左右齋舍各三間祠右爲中庸書院內爲景賢堂三間左右齋舍各三間後爲愼獨齋三間春秋仲月上丁孔氏博士自曲阜來設祭 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沂國述聖公墓在先聖墓南稍東相去數十步子思子之藏也墓前有石碑石案石甬碑書沂國述聖公墓又有小碣書三世祖墓皆子孫私識也先聖墓居右伯魚墓居左孔子商人葢尚右也子思墓乃在先聖墓之南世謂挾子

抱孫若以三塚並觀則先聖居乾位伯魚左而子思右蓋亦昭穆之定次也

闕里誌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世職

孔聞詩字知言號興齋六十二代衍聖公宏泰之次子

明宏治十六年授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聞禮字知節號立齋六十二代衍聖公宏緒之次子

正德元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貞寧字用致號一亭六十三代衍聖公聞韶之次子

嘉靖二十五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衍桂字□□號□□六十五代衍聖公尚賢之次子

萬歷二十二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毓埏字鍾輿號宏輿六十六代衍聖公興燮之次子

康熙十八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傳鋕字振文號西銘六十八代衍聖公毓圻之次子

康熙四十四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繼溥字體恒號匏菴六十九代衍聖公傳鐸之次子

雍正十一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憲增字如川號怡齋七十一代衍聖公昭煥之次子乾隆五十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嘉慶元年貤封衍聖公